

YONGHENG

DE LIAN GE

华严 (台湾)

永恒的歌



日女出版社

(台湾) 华 严

永恒的恋歌

中国妇女出版社
· 北京 ·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恋歌 / 华严著. —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3

(台湾女作家散文作品选)

ISBN 7-80016-854-9

I. 永…

II. 华…

III. ①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②华严—散文—选集

IV. I267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甲 24 号)

南京航空学院飞达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00 千字 定价: 3.80 元

台湾女作家散文作品选

责任编辑：赵 伸

封面设计：穆家善



华 严

本名严停云，福建林森人。1926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清末著名学者、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第一人”、《天演论》中文首译者严复的孙女，幼承庭训，家学渊源。1961年以第一部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一举成名。此后写作不辍，有十几部小说及散文集问世。曾获台湾文艺小说创作奖及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华严的写作态度严谨，文笔优美，具高度逻辑性和幽默感。她的每一部作品均有独特的创意和风格，擅长人生的剖析、爱心的刻画，字里行间、充满人性的呼唤，暗示人生的真谛，阐明了发人深省的哲理。华严的散文虽然不多，但其叙事的缜密逻辑，抒情的意味深长，足令读者掩卷后而久久回味。

责任编辑:赵 伸

封面题字:穆家善

装帧设计:穆家善

目

录

家人与亲情

- 吾祖严复的一生..... (3)
- 大福观音——忆我的外祖母..... (26)
- 我的母亲..... (29)
- 姻缘道上他和我..... (35)
- 乳燕羽毛齐..... (38)
- 恍同隔世忆童年..... (45)

蓝布衫的回忆

- 蓝布衫的回忆
- 我如何走向写作的路..... (59)
- 我写《智慧的灯》..... (70)
- 我的笔名..... (80)
- 怀念的老书..... (82)
- 几句衷心的的话..... (84)

心与神之间

我上手术台	(87)
心与神之间	(93)
我的神经病	(95)
服装和人生	(101)

永恒的恋歌

我们到野柳去	(105)
心愿	(109)
永恒的恋歌	(111)
红灯笼	(114)

访澳感言

访澳感言	(119)
美丽的首都——堪培拉	(129)
大雪山——登澳洲第一峰	(135)
悉尼——澳洲第一大城市	(142)
珍诺兰洞穴	(145)
黄金海岸	(151)
海底花园大堡礁	(156)

家人与亲情

吾祖严复的一生

祖父出生在清咸丰三年农历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四年一月八日），福建的福州南台苍霞洲。始祖严怀英公原籍河南固始，李唐末造，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到福建来。在侯官阳岐乡落脚。上岐地带盖了幢房子，称为“大夫第”。高曾祖秉符公业医，以“精诣仁心”名州里。那时他已经去世，曾祖父名振先，继承父业，也是一位中医，位居苍霞洲的寓所是曾祖父的“医生馆”。祖父和人称严半仙的他的父亲、母亲陈氏、两位幼妹，一家五口住在馆里。本来祖父还有一位长兄，不幸幼年夭折。那桩大家都知道，祖父五岁时邻家凿井，搭起一座高架子，他爬到最高处俯视井口大叫“好圆、好圆”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那时那地方。

曾祖父国学造诣很深，行医之余，亲自教祖父读书。到了他七岁，才让他进私塾。九岁令回阳岐乡进他的胞叔厚甫公的私塾。厚甫公是位举人，为人严肃寡言笑，所教的是《大学》、《中庸》等等。教授法不佳，祖父读了没有兴趣。因此，在他十一岁那一年，曾祖父又命令回福州，请了一位宿儒黄宗彝

先生来专门教导他。

黄夫子是位名学者，研究学问汉宋并重；汉学重考据，宋学即宋元明儒家学行。“汉学派”崇真理、重方法、深濡传统文化；和宋理学家同样有哲学和道德的意识。黄师便以宋元明三朝理学家的生平和思想，授与当时年方十二的祖父。夫子又著有《闽方言》等书，满脑子明代东林掌故。他教学十分认真，附近地区热闹，遇着谢神演戏，便要祖父上床睡觉，等到锣鼓声歇，才把学生叫唤起来读书。当时很多人抽大烟，老夫子有腰酸背痛毛病，课余利用鸦片以为镇压。常常一管烟枪在手，歪斜在床榻上；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讲故事给学生听。祖父一把小椅子贴近榻旁，凝着一双亮晶晶的眼，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讲述明儒学案。

祖父十三岁，黄老夫子魂归道山。他的儿子黄孟修先生来接馆。约莫一年的光景，祖父结婚了，娶的是王家小姐。同年六月，当地流行霍乱；曾祖父不眠不休地救治病人，终于被传染而不治弃世。留下寡妇孤儿，开始了贫苦无依的日子。

照理，曾祖父不至于毫无遗产，但他自行医以来，慷慨成性，一心济世，和人医病从不计较报酬。由于从小跟在高曾祖身边学习，临床经验很多；一旦自己开业，父子相较，可谓青出于蓝。当时南台岛有六十四乡，他的大名到处遍播；乡人遇有疑难症候，都来找他，视同华佗再世，严半仙之名由是得来。每天出诊，路上得经过一座石桥，贫苦的病人常群集在那儿等候施诊。他的轿子到了，便在

广场旁停下，立时出轿为众人一一诊视。这后来成了惯例，他每天得在桥头消磨好一段时间。病人如有无力买药的，他便代付药款；有还就收，没还也不索讨。所以行医多年，收入不多；有时候维持家计也都困难，别说积蓄了。

严半仙因拯救他人而染病身亡，乡人十分哀恸。都认曾祖父是天神下凡，为乡里救难。如今年限届满，羽化归真。有人竟说了曾祖父曾托梦给他之类的神话，来他灵前索取香炉中的香灰治病。一时香炉中的香灰都被索取一空。这固然是乡人迷信，但曾祖父如何受人敬重和信服，由此可见。

曾祖父去世后，祖父不但不能继续跟着黄孟修先生读书，苍霞洲的寓所也不能再住下去。于是一家人摒挡了一切，迁回阳岐故乡。其时位居上岐的祖屋“大夫第”已经人满为患，只隔墙外面有三间小而破旧的木屋，那原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曾祖叔父们同意整理出两间供一家人居住。曾祖母和两位姑婆住一间，祖父夫妇住一间；简陋贫困，自不待言。事实上，祖父是长房秉符公的孙子，正屋理应有他的住处；当时有打抱不平的戚友们要支持祖父争回这项权利，但是祖父坚持不肯。他认为有五个铺位可让他一家人夜能歇息，有一张书桌可供他读书写字，就可以了；正屋由别人或者他居住都一样，何况他决不愿意因自己缘故把已住在那儿的族亲赶出去。于是便安家于那两间小木屋，靠母亲和妻子为人绣花、缝纫所得的微薄收入过日。常常早上出门没吃什么东西，经过卖“囍仔”（家乡特产，生腌的一种小鱼，其咸无比）的小担子，给贩

者一个小钱，两个手指头拈起两三尾小鱼仰面往嘴里一丢，一面咀嚼着一面昂首阔步地走着去。祖父成名后，那介于祖居和破屋之间的小弄道被称为“几道巷”；至于他住过的那两间小屋，则因年久失修倒塌而被拆除了。

一八六六年，船政大臣沈葆楨在福州创办的马江学堂招生，考取的衣食住全由学堂供给，每月还可以领四两纹银的津贴。当时一般人家的子弟以科举为重，都不想投考。祖父和母亲及妻子商量一番，决定报名。入学考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祖父写出了一篇文情并茂又感人肺腑的文章，大受沈葆楨的激赏，以第一名录取入学。

十九岁的时候，祖父以最优等成绩从马江学堂毕业；被派在建威练习船上实习。没多久，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落成，便把他改调上去。二十四岁，先入英国的朴次茅斯大学院，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二十七岁学成回国。开始了主持天津水师学堂二十年的生涯。

一八八五年，祖父又到欧东走了一趟。念及国人“事事守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而痛心不已。于是大声疾呼，一切当从“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兴教育、重科学做起。念当时人们着重科举，老人家不由那条道路，自忖“职微言轻”，所以决定参加乡试。但是前后接连四次，都落了榜。只好再寻找自己的方法。一八九五年，因深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开始翻译《天演论》；目的是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向国人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此书一出，举国震撼。他又先后写了好些文章，刊登在天津的《直报》上。中间《辟韩》一文，强

有力地对国人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有识者莫不争相赞誉、叹服；却遭非议者如鄂督张之洞的嫉恶，说祖父直如洪水猛兽。

尽管嫉恶的人声音响亮，祖父利用他的一支笔，再接再厉地向救国家的目标迈进。他先后翻译西方有关思想学说的著作八种：为使国人了解经济关系一国的命脉，他翻译了《原富》。为让国人知道学问一切得从合乎逻辑下手，翻译了《名学》和《名学浅说》。为阐述群学的重要性及误用自由平等的弊害，翻译了《群学肄言》、《社会通论》、《群己权界论》。因《法意》中包括世界政治、法律、礼俗、风教等等，所以也翻译出来供国人借镜。当时西方有关思想学说的名著甚多，他从海洋般浩瀚之中，以不世出的远见卓识，选出了可以针砭时弊的该八部巨作。

祖父的译作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他的“信、雅、达”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也立时不胫而走。但有人认为老人家所译的书有曲解原著的地方。这一点，史华慈所著《严复》中分析得很清楚：祖父的译笔与众不同，原文以外，或章或节地加以按语，对原著有所批评也有所补充。例如他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强调群、国的利益应该重于一切。“国富”是包括国家的财富与权力。经济自由是要扩大国家的“计划”……这虽然和原作者下笔时略有出入，但结论并无差移。祖父强调大我重于小我，内心用意很深。译《天演论》时因赫胥黎不赞同斯宾塞的理论，祖父恰是相反；所以他虽然忠实地道出赫氏反对斯氏“任天为治”的观点，自己却为后者辩护。所以《天演论》的译文中包涵

了两个主题。《群学肄言》中，祖父仍相信应以国家之富强为主，对斯氏的一切以人民福祉为主，国家只是工具，不是目标的说法不能十分吻合，所以又出现了“曲解原文”的局面……这是例子，事实上，祖父认为这是较直接而有效果的方法，把心中所要传递给国人的讯息，加强语气地说出来。落笔采用典雅的先秦文体，这在当时极受器重，也就是一股力量，吸引士大夫阶级的人目光转向他。“字字由戡子称出”地斟酌文句。他如此苦心经营，为的是一片爱国心，期望见国家起死回生。如果他不爱国，就见得选择这些作品来翻译。他生当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最贫弱的时候，中国的富与强，是他毕生最关注的一回事。

当时，只有海军人员有机会接触科学和海外的情况；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洞察力和大文豪的手笔，则不是海军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两项不易兼备的特长，却极难能可贵地集中在祖父身上。章太炎挽黄兴的对联说：

无公则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

历史上多少有大作为的人物，他们的业绩是因时势造成的。如果没有他，也会有别人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完成同样的功业。这是时势造英雄的意思；如果有人能使历史进程大为超前，便是英雄造时势了。祖父属于后者，是无可疑义的。他曾经说：“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且看今日将近一个世纪，除了毛泽东曾令人以白话文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的原著），又有从《原富》的原著译成白话文的《国富

论》。其余未见显著的成果。据说因为深奥难译，可知思想上的问题远比文字上的困难。祖父所说的话并不夸大，事实上，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何只三十年？！

一八九七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该报大部分社论都由祖父撰写。后来他投稿到上海的《外交报》和东京的《新民丛报》。为使国人易于学习英语，编写了《英文汉诂》。手批的《老子道德经钞》在东京出版。在上海青年会发表多次演讲，集中演讲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政治讲义》。又完成了手批的《王荆公诗集》和《庄子》……一九一〇年，朝赐文科进士出身。祖父自己觉得好笑，乡试四次都名落孙山，此时像天上掉下来般来个进士。其实他一向反对科举，尤感八股文误国误民。当时希望科举得名，是想借此为传声筒，使自己的言论能广达国人耳中。此刻时过境迁，朝廷给的只是个空名，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

又一年资政院成立，以硕学通儒被征为议员。祖父的声名可以说如日中天。

上海青年会演讲政治学盛况空前，祖父写信给家人：

……前回演说，印稿撒至五百余张，尚有求者，今日海内视吾演说真同仙语，群视吾如天上人，吾德薄何以堪此，恐日后必露马脚耳。

又说：

……做得一篇请兴办海军折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无地。我现在真如小叫天，随便乱嚷数声，人都喝彩，真好笑也。